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平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盧燧

謄録舉人臣郭文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平義卷十一

秀水俞汝言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母弟夫人定姒在位一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

當以春王三月為句正二月無事可言也昭公既薨定公未立魯國五月無君無政固不以不書正月見也孔義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隱莊元年皆事在三月然則何以有正月隱莊于正月即位史

嘗書之矣春秋削而不書不書而存正月所以見不書故若定公則六月即位正月本無事何書之有簡端錄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于是始

執宋仲幾于京師無天子也無天子而後敢執人于京師簡端錄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六月而喪至又六日而公即位戊辰以前無故公亦

無新公也公行公為不立矣公子宋猶遷次焉季孫之心攷校日月而可知野編

秋七月癸巳塟我君昭公八月而塟

公薨半年餘始歸歸又踰月而塟塟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煬公之宮也于是二十世矣立煬宮非禮也季

孫則為之野編煬公者伯禽之子考公之弟魯之以弟繼兄者始此此季氏又欲掩其廢嫡立弟之罪孔義本馬森辨疑

冬十月隕霜殺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穀梁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灾

爾雅觀謂之闕何以謂之闕也兩表雙植中不為門闕如也野編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矣災而不知戒又新作之孔義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作三月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而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吴卒惠公辛子懐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名陵侵楚晉楚兵交止此

平丘以後無伯會此劉子之會也劉子定天王而楚

納子朝于是合十八國之師與齊桓公為前後兩召陵曰侵師已入楚境矣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竟成其志何意五伯之後又有劉子野編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公作浩油鄭地

晉不能復為主矣公及諸侯盟爾野編昭公庸懦權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今皋鼬之盟定公得與聖人特書公及諸侯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木訥

戴溪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無此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于皋鼬當是時楚有可亾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乗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于吳中國之伯于是絶矣

木訥曰齊威以八國伐楚而楚来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于威五倍于文纔一侵而退定公盖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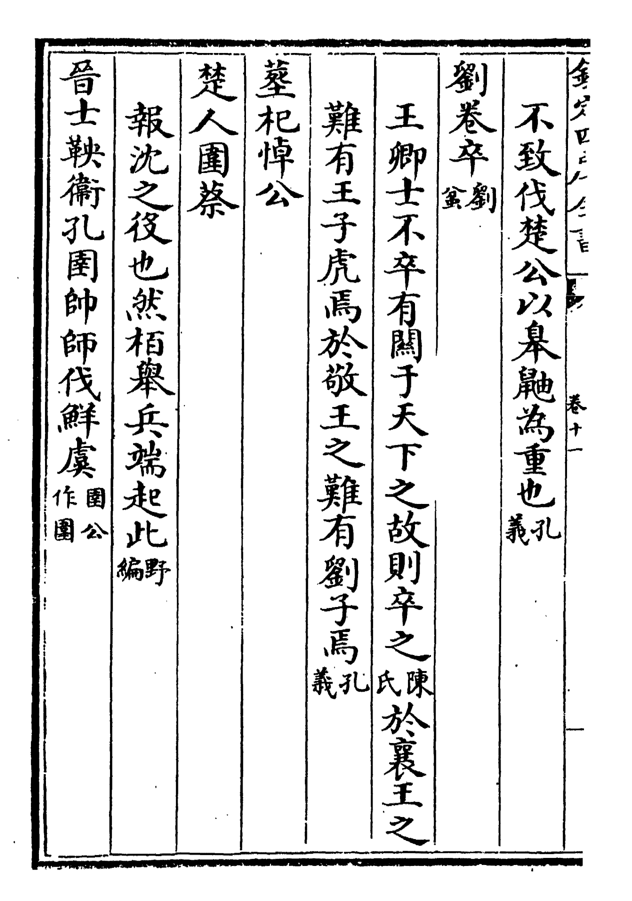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戍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凡四遷矣畏鄭逼也孔義四遷皆出楚命葉在方城之北楚欲以為方城外蔽命之遷夷又欲成章華之臺命遷白羽又遷容城許經四遷不復能國鄭乘之遂滅許滅許者鄭致許亡者未必非楚也張溥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伐楚公以皐鼬為重也孔義

劉卷卒劉敞

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陳氏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孔義

蔡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沈之役也然栢舉兵端起此野編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公圉作圉

東南有事未可北伐葢深避楚不能急蔡遂以伯授吳矣野編

塟劉文公

褱內諸侯書卒者有之矣書塟書謚書公一經特筆也野編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鄭地舉公作莒吳始書子書戰

栢舉之役吳之力也而蔡侯以之是亦蔡之力也竟

收入郢之捷以伸名陵之志夫昭侯者世子有之子也于父為孝于于諸夏為功臣春秋書歸粟于蔡天下義是舉也野編

戰書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于任人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孔義

庚辰吳入郢公穀作楚

稱吳狄之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

也_{孔義}楚陵犯中國三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于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_{戴溪}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_{公作五月}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吳入郢於越入吳吳猶越也並狄之而栢舉之功乃屬之王邦之蔡_{野編}先是昭三十二年吳嘗伐越以賈怨故今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_{木訥}杜氏謂於發語

也曰不然也昭五年越人與楚子伐吴八年楚放公子招于越三十二年吴伐越何以不從發語書於越而獨于此及定十四年於越敗吴若十三年於越入吴而書於越乎且經書者或謂之荆或謂之楚何獨於越而顯之或問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平子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婼之子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孔義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邀斯執元公成立

因楚敗也哀元年許復見葢楚復封之也孔義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晉令也自宣十八年公伐杞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侵鄭侵齊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旣衰也然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執國托公行師耳孔義魯君之無兵三

家之專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又強而三家不得專也魯之變愈降哉木訥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桓子獻鄭俘陽虎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變文書介副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孔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于是失宋野編范獻子以宋主于趙氏又有賄焉譖晉侯而執之此晉三卿内叛之始宋叛伯之始孔義

冬城中城

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木訥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昭三十年鄆潰二於齊矣至是欲復取之齊魯交兵始此孔義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野編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諸侯始復特盟

離盟復見自兹以往盟會紛然一如隱桓之舊矣野編

陳氏後傳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晉地即瑣

此齊景爭伯也野編齊衛合黨之始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孔義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孔義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于是而及齊平矣李氏會通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逾月之間再出侵齊公之進退聽之三家而不得自專矣孔義

曹伯露卒靖公子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衛地

晉人來援不見齊師而去不成爲救以會書矣此見

晉之不足賴也野編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懐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師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侵鄭為有鹹之盟也侵衛為有沙澤之盟也野編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懐公三月而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蓋相將去晉也晉于是失鄭衛野編

從祀先公

令之從祀昔之逆祀也故鬼之冤待虎發之而蒲圃事起矣野編魯祀之不順多矣僖公以凡故特躋于閔上昭公以奔故不祔于先君令始復其正也孔義按昭公之說本于馮山胡趙二氏皆從之　孟子載陽虎為仁為富之言是不以人廢其言也孔子書從祀先

公是不以人廢其事也通訓

盜竊寶玉大弓

先王分器而盜得竊諸公宮無政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孔義

簡端録虎叛不書奔不書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則書此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詞也叛易知也奔易知也祀乎器乎其于國也大矣而人或以為小也不書其可乎且書叛書奔跡也而未若二者之

書之得其情與勢也

汪氏曰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讙龜陰也郈也是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書乎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作蠆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陽虎既竊魯何以復得之殆虎遺于道路以為緩追之計也書曰得幸之也卲寶

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

兩侯五氏之次將以何待猶未敢頌言伐晉也野編此伐晉也書次者何未遂伐也三次而伐其欲逞也久矣于鹹鄭叛也于沙衛叛也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

無盟主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事也孔義

秦伯卒哀公卒子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穀作頰

晉趙鞅師師圍衛

晉自召陵以來凡兵書侵以義不足服人也此曰圍以力不足服人也孔義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穀田上有之字

前此嘗歸我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皆不云來來者齊志也誠于歸矣郈寶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作費

郈叔孫邑也而仲孫與焉是以二卿敵一郈也師又再舉是以兼時收一郈也武叔于是不武矣論語公山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春秋傳南蒯以費叛虎以

陽關叛侯犯以郈叛春秋不書五叛此有深意郈若不叛何由蹟乎史稱董安于之忠然趙氏安晉室危矣故春秋異于史也野編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

大心與地辰佗彄雖非宋之賢臣然以國卿之重介弟之親而一朝以嬖佞逐之宋之非國可知程補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公作韋齊地

參盟復見葢于鹹于沙合而為安甫之會矣野編

叔孫州仇如齊

謝歸田又致郈也孔義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辰佗彄地大心之為宋患也寵向魋故也樂氏石氏公弟公子同姓之卿也辰有故而去者也以國人出甚矣又可相將俱入乎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之也而情則愈疎春秋以辰首惡仲佗石彄次之公子地又次之大心自有本末併不言叛也孔義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涖公作莅野編

去年平齊今年平鄭逝不事晉矣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始終也野編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為帥師墮郈墮費孔子言于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先是南蒯以費侵犯以郈為有甲與城也則趣墮之矣子之功猶未竟乎曰已竟矣夫魯之

有費郈猶晉之有晉陽朝歌也晉分為六而魯之不至析為三者賴有此墮也野編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地公穀作晉

十有一月丙寅日有食之推歴當為十月丙寅朔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三家城其邑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則非其利

也南蒯侯犯不狃廌為叔季之害叔季亦欲墮之矣故聞聖人之言輙墮焉聖人固無聲色也若公斂處父在成方有功于孟氏且曰成墮齊人必至于北門其意則私其言可聽孟氏之不肯墮宜矣雖然聖人果得志于墮成何有惜乎明年女樂入而夫子行矣孔義

墮郈墮費可能也圍成不肯墮不竟其事是難能也夫墮成三子者之意也不墮何害正好與晁錯七國事對看野編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衛地公作瑕穀無衛侯

與五氏同 野編

夏築蛇淵囿

讙田歸而築囿于其地 孔義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及字寅林父後荀吳之子吉

射隨會後范獻子之子

晉趙鞅歸于晉

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而鞅奔晉陽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人臣專土是無君也韓魏黨于趙氏者也故請于公逐二氏二氏奔朝歌亦曰叛者興兵首禍是無君也鞅歸于晉韓魏為請故也三家分晉本于是矣孔義

薛弑其君比比弑惠公夷立

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胡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穀作晉

公叔戌何以奔戌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趙陽戌黨也野編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公孫作子牂作牄

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書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孔義

夏衛北宮結來奔

結戍黨也書三大夫奔以著衛亂之所從始孔義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作醉句踐元年闔閭卒子夫差立

傷而卒也以違檇李得不書滅野編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牽公作堅又作掔衛地即脾上梁間齊魯為會

止此

左氏謂晉圍朝歌牽洮二會皆救范中行氏也孔義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未絶晉至是始從齊也孔義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周魯之交止此 書天王止此

晉伯衰矣重反在列國故石尚來也野編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蒯聵何以奔坐欲殺少君也問殺少君事為有為無曰無之于奔宋則可知已以事攷之夫楚者許之字下也許止不奔楚奔晉懼楚之得其情也此為

弑父也宋南子之家也投之不懼此為不殺母也編野

張洽取臨江常山二劉氏之説謂蹟必無殺母之事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譏言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宋南子家何以反奔宋乎義孔

衛公孟彄出奔鄭

坐世子黨也然則公叔戍趙陽北宮結亦世子黨也編野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往歲大蒐皆三家為之邾子來會公是比蒲有公也

野編

城莒父及霄

城二邑懼晉也孔義無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以報召陵也孔義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正也野編

黄震曰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為之稍戢其十二公之自立者與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宋大國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許氏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公作遽與垂葭同野編

邾子來奔喪

奔喪非禮以行于天子者行之同列補傳程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公為拔之盟終其世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禮雖過而情則真也日抄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公作弋

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公羊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左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會猶愈于奔也野編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辛巳葬定姒

辛巳在十月三日杜註書曰定姒則知其為定公之元

配矣子已嗣位而母不成喪不書夫人與小君葢紀

當時之實事也屠明靖集傳

冬城漆

邾庶其邑城漆謀伐邾也定公薨而三桓復啟釁矣孔義

春秋平義卷十一

春秋平義卷十二

秀水俞汝言撰

哀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春秋止十四年春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　隨自楚武王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柏舉之敗楚王逃隨而隨芘之故楚令復列之諸侯宣六年許已為鄭所滅此復見者亦楚封

之也 日抄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郊牛下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晉伯盡矣遂有頌言伐晉者 野編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事魯恭何以伐為其田為之災也 野編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鄟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書盟止此

盟而受田蓋賂也三卿將二卿盟當定之世乾侯事未遠三家少戢至是復張公方幼弱壯弗堪矣實孫越之漸野編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卒孫輒立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也何用納為納者内不受也不書納衛世子不知輒之為拒父也何以不繫戚于衛國其國也春秋已君蒯聵矣父不可拒父而可拒子道之盛春秋惡之此其一也孫不可立夫人之黨立之叔戌以謀逐夫人之黨出也夫人而有黨妻道之盛春秋惡之又其一也當是時蒯聵實當立徒以兩宫隔絶國人立孫兩屬之説者謂得罪君母可爾而曰得罪于父又曰得罪于國人文逾深而去之逾遠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師師及鄭罕達師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衛地

鞅師納蒯聵之師鄭師助齊人輸粟范氏之師邀擊而敗之也孔義鐵衛地也在戚城南勝而書及予之也明乎予鞅也而事之不速亦正坐是齊鄭貳于晉出師撓之遲蒯聵十年入衛野編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

鐵之戰既罷而後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遷止此

州來吳滅之令以處蔡蔡終事吳不事楚駟與楚者

不適有居殺之矣野編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所居

蒯聵在戚曼姑主兵而齊為首者不以子圍父也不

繫戚于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蒯聵出入稱世子圍戚

先國夏戚不如彭城書衛春秋筆削之情見矣孔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宮何以存季仲孫皆桓公子季友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所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不毀而天災之孔義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公作開陽魯邑

啟陽近邾城之以防邾也孔義本木訥 啟陽鄅之別名也

補程傳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故也孔義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桓子卒庶子肥立是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之者以其公子駟之黨也補程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殺公作弑二月公作三月昭侯殺子成侯立

曷為稱盜以殺仇楚即吳非弑道也如曰不知何人

殺吾蔡侯盜者為誰公孫氏也則既已書之矣或云栢舉之戰自取滅亡請看頓胡陳許孰是不亡之國野編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埜蔡文公至是方五世不宜與祖同名恐傳者誤也木訥屬辭凡言弑其君者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詞所以正弑逆之罪左氏不知經意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有罪也蓋溺于邪說而不見正于孔氏之徒也傳記師曠對晉侯論衛人出君史墨對趙簡子論

魯人出君皆釋臣而歸罪于君皆當時之邪説也晉靈之世史狐以首惡書盾而猶有托為夫子之言謂趙盾為良大夫者自大夫專政士民皆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是以君多謗而臣多譽且見弒之君無道者莫甚于齊襄莊晉靈楚虔經皆書弒者名氏而譏不及其君蔡昭公非有四君之惡也獨以無道稱而弒者免于討豈春秋之法乎由不知聖人有存策書之大體之義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後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也霍也昭侯之盜也春秋有所討皆曰殺其大夫

野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書執止此

何以不言畀楚人北宫子曰譬伯晉而京師楚也晉

一至此野編

城西郛

備晉也孔義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亳社商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之蘇氏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項公卒子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蔡蔡昭公十一月而蔡

蔡亂故蔡緩

蔡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備晉也孔義

夏齊侯伐宋

為其伐曹執小邾子也此舉差近伯而遲暮可惜野編

晉趙鞅帥師伐衛

以衞助范氏故假納蒯聵為名孔義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景公卒安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事不數閏譏其以閏月葬也蘇氏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葭邾邑

邾瑕者何猶繫舊國而設版焉明我之遽也野編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故也孔義

吳伐陳

不正其伐諸夏仍狄之矣野編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高出而陳氏之勢成安孺子之黨孤野編

叔還會吳于柤

吳伐陳還至柤魯懼而往會之孔義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卒惠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公作舍荼弒悼公陽生立

春秋書弒君多矣衛剽之弒衎猶在夷儀晉州蒲之弒周猶在京師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何也曰後入者迎之為君先入則秉其約而馴之陳氏已有齊矣用見齊之為田而乞之雄于竊國也野編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既伐曹又侵鄭報罕達之師孔義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孔義

夏公會吳于鄫繒作穀

鄫近邾夫差至此而公往會之孔義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宋之曹我之邾晉之鮮虞歲歲尋師不必問所從起

野編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于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補程傳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何以不言滅言入不忍言也曹竟滅矣先是我入邾以邾子益來是歲歸邾子益于邾安知宋不歸陽乎

而曹竟滅矣始滅莫如紀晚滅莫如曹文皆有異野編

止齋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伯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蘇氏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

賂齊也為以邾子益來齊人以為討野編

歸邾子益于邾

懼齊討也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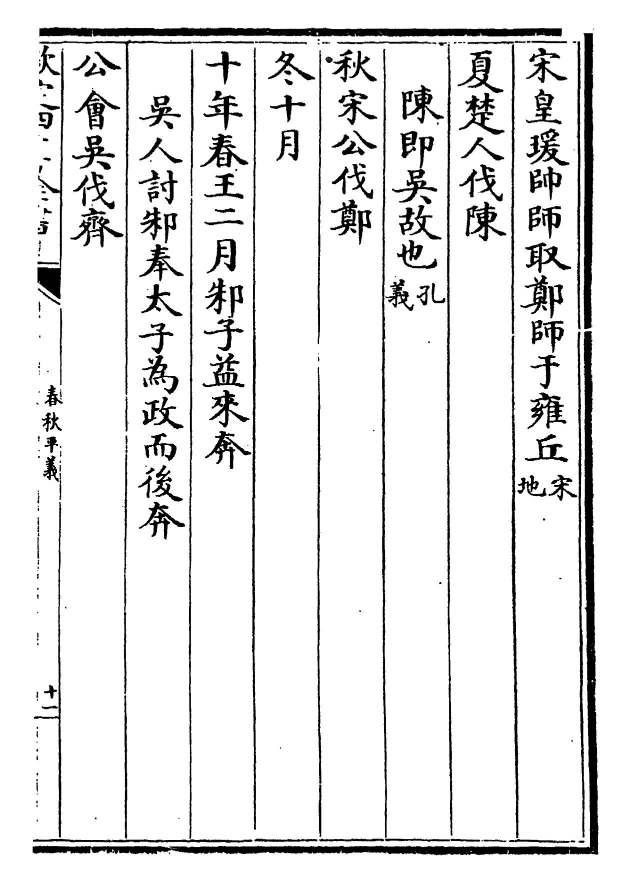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辛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既歸邾子亦歸我二邑野編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而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宋地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孔義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

公會吳伐齊

吳自欲伐齊我不能異以有郊之戰野編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辛子簡公壬立

荼之弑歸獄于陳乞陽生之罪固在也齊人叛之宜何如書曰弑則無以討昔之亂賊不曰弑而曰殺是以亂討亂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而可以亂討亂乎故因其以卒赴而卒之此所謂時措從宜之權也簡端録

陽生實卒非弑也孔義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孔義

五月公至自伐齊

哀公會吳者五獨此會于黃池致擇其甚危者書之孔義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國有兵寇而簡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王貫道曰貙歸則蒯聵歸之漸也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書救止此

救反在吳晉之恥也其狄之何也不使夷狄伯中夏也野編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書伐我止此

報去年會吳伐齊之役也孔義此所謂郊之戰也政在

季孫禦諸竟而曰不能猶賴冉求之義汪錡無殤孟之側不伐稱于孔子野編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

公會吳伐齊劉書于前不使公與戰也此戰而捷曷為不使公與戰因人成事君子不貴也野編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地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戰不言公公會伐而不會戰也蘇氏敗而書及罪之也以是為國子罪也野編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隱公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六十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孔義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其謂之田賦何田對里言之古者田出租里出賦田之所出稷禾秉芻缶米也賦則錢刀布幣征之市廛以繕甲攻車故曰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而以田賦農始病矣魯之變法三莫不善于田賦田非所以為賦也令用之野編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不言夫人諱取同姓也不薨不成喪也不塟不成塟

也孔義

歸義夫人君之敵體乃子氏不塟君氏不薨孟子不氏何以訓有家乎

公會吳于橐皋吳地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吳地在今泰州

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恵故會吳于橐皋修鄫之好也公既睦于吳而吳將圖伯故為之會宋衛于鄖合宋衛以從吳也故明

年為黃池之會晉好于吳非爭伯也紓吳患也諸侯東向事吳者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魯之罪著矣日抄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于是十三歲矣兵端雖起于鄭罕達然六年之閒宋四伐鄭明年罕達遂取宋師逞兵不戢亦何戒哉木訥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報雍丘之師也孫復

夏許男戌卒成公作戍元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會止此衛地開封縣有黃池

吳欲因魯交中國晉欲交吳以弭兵故魯請而二國從之以為會孔義黃池之會參會也諸侯不至東方小國亦莫有至者而謂以會兩伯為辭吾不知也然則吳曷為稱子曰晉德如吳晉侯猶吳子爾此非吳進

乃晉侯退也野編或曰春秋不敢進退諸侯其然乎曰有王命則敢無王命則不敢周爵五等王之命也四夷稱子王之命也吳王矣楚王矣春秋退而子之以從王命而天下之名分于是乎定何不敢哉簡端錄

黄震曰晉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合十七國不能救蔡不見經者已二十四年吳自是年冬救蔡入楚既而救陳伐齊得志中國亦已二十四年是時晉弱吳強固也然吳方在會而於越入吳之報倏至内惕而不

復固爭其先晉人恐誠有如左氏之言春秋所書之次第乃其實也春秋不列叙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二大國結好而魯預焉耳非伯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間吳之出 孔義

於越入吳

越乘吳之不備也 孔義

經翌曰書於越入吳春秋葢傷諸夏之失策使天下

之勢竟歸夷狄而不可復返也葢春秋之始爲中國患者惟楚自齊桓倡伯稍能服楚乃其子孫弗率則楚氛復熾而不可撲滅浸淫至于晉文繼伯功埒齊桓其子孫亦弗克自振則當時諸侯往來于晉楚間而勢不歸一故晉不能有加于楚而楚之强自若也迨悼公援吳制楚楚日削弱矣而平定之際懦弱不振則威楚之功竟讓于吳而天下之勢亦歸于吳中國諸侯但知自相攻伐而于吳則不敢廹視也魯哀

公欲息夷夏之爭故爲黄池之會而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勢又不在吳而在越矣夷狄代興中華失勢此聖人之所甚傷者也豈徒爲吳越之故而書以示後世哉

屬辭自晉屬公始通吳于上國而悼公又汲汲于會吳皆欲以吳撓楚魯昭違禮昏吳亦由晉衰欲倚以敵齊楚也而皆不稽其終是時魯賦于吳八百乘邾賦于吳六百乘徵百牢藩衛侯之舍囚子服景伯長

此安窮是故春秋于吳晉之盟終諱之然吳入越不

書而再書越入吳固知吳之將為沼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 公無曼字伯國侵伐止此

晉事止于此矣 孔義

葬許元公

不書月日畧也或史缺也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其辰安在周十一月夏九月也

日在房心孛日並出與昭十七年孛于大辰政同于

昏言其次于旦言其方野編

盜殺陳夏區夫公羊作彄夫

區夫徵舒之後高閎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 鄭樵 程子曰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故謂聖人感麟始成春秋則可謂感麟始作春秋則不可 孔義 易止未濟樂亂關雎春秋竟十有四年春終則有始相與為無窮也 野編 春秋非感麟而作感麟而止也書止魯哀以言乎時則久矣以言乎事則多矣以言乎典禮命討則庶幾乎備矣聖筆將絶而麟出且踣焉故以是歲止 簡端錄

蘇轍曰春秋始于隱公而終于哀公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焉其始也雖幽厲失道王室昏亂而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及其中也平王東遷而周室不競諸侯自為政周道陵遲夷于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不可改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徳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為首諸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雖齊晉秦楚之強

義之所在天下予之義之所去天下叛之世雖無王而其法猶在也故孔子作春秋推王法以繩不義知其猶可以此治也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旣衰政出于大夫繼之以吳越夷狄之衆橫行于中國以勢力相吞禮義無所復施刑政無所復加雖欲舉王法以繩之而諸侯習于凶亂不可告語風俗靡然日入戰國是以春秋終焉由此觀之則春秋起于五伯之始而止于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

朱熹曰十二公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強盛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始退聽繼而吴楚又入争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

愚按公羊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三世之説雖不可盡拘然孔子未生以前自隱元年至僖二十四年八十六年王命不行齊桓倡伯尊周攘楚是一段僖二十

四年至襄二十年八十四年晉文至悼歷世繼伯帖服秦楚是一段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至哀十四年七十二年晉楚並盟吳復爭長諸侯相率去晉是一段作三段看世道升降較明

春秋時伯權為盛衰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五節隱公元年已未至莊公十二年已亥四十一年時無伯主諸侯自擅王政不行莊公十三年庚子至僖公三十三年甲午五十五年桓文迭伯尊王攘楚稍能統一

文公元年乙未至成公十八年戊子五十四年晉襄繼伯歷靈成景厲大夫專政晉楚爭鄭襄公元年己丑至昭公十六年乙亥四十七年晉悼復伯歷平昭大夫專政晉楚之從交相見昭公十七年丙子至哀公十四年庚申四十五年吳楚爭衡越又間之陪臣執命諸侯相次叛晉無伯之世亂益甚矣故其始也傷天下之無王其後也傷天下之無伯

鄧元錫曰以五伯為亂賊而誅之也不若以伯為伯

亂賊為亂賊之為質也求過于功而誅之也不若以功為功以過為過之為質也因物付物而吾無與焉其斯為曲直之繩墨也

春秋平義卷十二